

新西部小说丛书

月亮营地

YUELIANGYINGDI

梅卓

著

MEIZHUO ZHU

青藏高原，
达瓦曲河，
狼人甲桑，
英雄传奇……



读者出版集团

D P G C . L

敦煌文艺出版社

新西部小说丛书

月亮营地

YUELIANGYINGDI

MEIZHUO ZHU

梅卓

著



读者出版集团

DPGC·L

敦煌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月亮营地 / 梅卓著 — 兰州: 敦煌文艺出版社, 2009.8
ISBN 978-7-5468-0057-8

I. 月… II. 梅…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139572号

月亮营地

梅卓 著

新西部小说丛书

策 划: 王忠民

项目负责人: 王 跃

责任编辑: 王忠民 张慧梓

装帧设计: 石 璞

出版发行: 敦煌文艺出版社

地 址: 兰州市南滨河东路 520 号 (730030)

电 话: 0931-8773233(编辑部)

0931-8773235(发行部)

印 刷: 甘肃新华印刷厂

开 本: 710 毫米×1020 毫米 1/16

印 张: 15.5

字 数: 259 千

版 次: 2009 年 12 月第 1 版 200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8 270

书 号: ISBN 978-7-5468-0057-8

定 价: 24.5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十七 女药人
十八 达曲河畔
十九 危险的爱情

二十 放 生

第六章

- 二一 冰乃树
- 二二 黑暗使者
- 二三 月光下的铜扣腰刀
- 二四 狼 人
- 二五 七天后的妹妹

第七章

- 二六 白银戒指
- 二七 离开营地
- 二八 空气中的空气

第八章

- 二十 不速之客
- 三十 魔 水
- 三一 勃朗宁手枪
- 三二 你就是这么长大的
- 三三 章代公子

第九章

- 三四 丧期中的幻象
- 三五 毛编靴带
- 三六 转 生

第十章

- 三七 秋天来临
- 三八 魔
- 三九 天作之合
- 四十 前定的方向

第一章

鹰鹫为什么不上前去

帮助灵魂

自由离开这个世界

一 月亮营地

这是上世纪四十年代的某个春天。当春天的气息抵达青藏高原的时候，已经是藏历六月了。

艳阳高照。炫目的太阳使大地更加容易进入黑夜。沉浸在黑夜里的山山水水在月亮的清辉中格外宁静、安详，这一方自由的集散地因此被称作月亮营地，人们还以月亮的名字命名了这里的山和水：达日神山和达措神湖。达日神山屹立在北方，山巅终年白雪皑皑，山下的松树和杨树已经绿了，雄鹰在群山之间自由地飞翔。达措神湖紧紧依傍在神山东侧，湖面已经冰消雪融，碧蓝深沉的湖水清波荡漾，微风缈缈，仿佛是镶嵌在大草原上的一颗碧玉宝珠。

达日神山的山神是一位身披银铠银甲、手执银剑银旗的战神，也是青藏高原著名的十二位护法神之一。达日神山前矗立着信徒们奉献的经幡旗帜和石刻经文。每当轮回到十二生肖中的马年，远远近近的牧人就会骑上马儿、带着家人纷纷赶来，参加十二年才有一次的祭山盛会。因为这一年，是达日神山的本命生辰年。

愿望总能实现的，只要有了这一年的衷心祈福和祭祀。

春天的气息从达日神山的南麓开始弥漫。山脚原先光秃的杨树枝重新发芽、变绿，松树则退去白雪素装，绽露苍苍翠色。山下已是一片蓊碧，而山腰的草坡也开始召唤牧人和羊群了。再过一个月，牧人们就得带着家当、帐篷，赶上羊群转场，把家庭搬到深山里去，在那里度过整个夏季。

但是这一切尚不足以说明春天已经抵达了月亮营地，真正的春天，是以祭祀

达日神山的盛会作为唯一标志的。

这是一个特定的日子。就在前一天傍晚，营地里的青壮年男子们都已披挂整齐，来到达日神山脚下的一处平台上，他们要在这里度过一个与女人分离的夜晚。

直到清晨，身穿节日盛装、肩披彩绸、头戴红缨高帽、帽上斜插两支口剑、腰悬利刃短刀的男子们，在法师的祝福声中，携带柏树树枝走上一座略显平坦的山顶。山顶早已有煨桑的柏香飘散。在营地中享有无上荣誉的年老法师正手敲龙鼓，高声大呼达日神山山神的尊名。

桑堆上有敬献的哈达、酥油、炒面和青稞美酒。桑烟在龙鼓声中渐渐升向高处……

太阳照在月亮谷地。太阳的光辉使得达日神山一片祥和。紫气氤氲中，银色山神更加肃穆庄严、清雅夺目。在法师的带领下，男子们将背上的柏树枝敬献给火堆，同时也敬献上自己对无上山神的一份敬意。随后，便开始跳起祭祀山神的舞蹈。桑堆的前方，架着一顶当年的青枝绿叶编织的软轿，轿子正中端坐着镀银粉、贴银箔的达日神山山神。山神被七彩绸缎包裹，脚下是人们供奉的成百上千条哈达。舞者祈祷过山神，再依次向东方、南方、西方、北方拜下，帽子上的红色缨穗深深垂向大地，他们祈求山神以及诸位护法保佑，消除人间种种灾难，保护人们安居乐业。

祭山盛会的高潮在于神秘莫测的口剑穿刺。

口剑长约六寸，细若小指，纯铁铸成，剑把上镶嵌着各式珠玉宝石，扎着彩绸和缨穗。当法师的龙鼓振聋发聩地大敲一声后，山谷中顿时沉寂一片，人们静心等待着那庄严神圣时刻的到来。

法师停止敲鼓，他把目光移向身后。身后不远处站着一位老人，老人戴顶狐狸皮滚边的灰色春帽，一袭水獭裘装紧紧包裹着他肥胖的身体，他的表情是严峻的，微微眯起的眼睛深藏在一副水晶石眼镜后面，脚下蹬着的名贵靴子端端正正站在一方与众稍有些分离的地面上。

法师的目光接住阿·格旺老人的目光，阿·格旺轻轻点点头以示可以开始，法师立刻心领神会。

青年男子们勇士般涌向法师。每年的此时，年轻人都以第一个插上口剑为

荣，谁将是今年的幸运儿呢？法师口中念念有词，把手伸向第一个挤到他面前的年轻人头上的帽子。法师从帽子上取下两支口剑，在自己嘴里含住，两只手的拇指捏住年轻人的双颊，然后取一支剑深深插入左颊，再取另一支剑插入右颊，两支剑头分别从嘴里呈十字形穿出，插剑仪式宣告结束。法师紧接着为第二人、第三人插上口剑。由于法师的高强功力和衷心祷告，戴剑者的双颊上一般不会出现流血现象，并且在取下剑之后，也不会有曾经洞穿过的痕迹。就这样，近百名年轻人戴着这样的十字形口剑继续加入舞蹈者的行列，以超人的胆识博取达日山神的喜悦。

阿·格旺远远望着法师为第一位年轻人插上口剑。

“甲桑又是第一人。”他喃喃自语道。大家都朝法师涌去，谁也没有听见他在说什么。

第一人是甲桑。甲桑从十六岁开始就是第一人，一直到今年，他已经三十岁了。

阿·格旺远远地望着他。“你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呢？你会是今年的幸运儿吗？你的母亲会为你骄傲的。你多像从前的我呵，你那微微斜插的口剑，你的有些旧了的红缨穗，你的满不在乎地从肩上滑下来的衣领……我也曾经是……”

他的确曾经是。阿·格旺带领众人创建了这座像月亮一般美丽的营地，在这里，他辉煌过，他拥有所有的权利，他是这营地的无冕之王。直到他人赘营地最富有的阿家，在自己的名字前面冠上阿的姓氏，直到阿夫人去世，他新娶漂亮的年轻寡妇娜波。一夜之间，他忽然觉得自己老了，老得再也不能目睹穿插口剑的仪式了。

阿·格旺背过身去。一切永不再来。

达口神山脚下匍匐着妇女们。她们是不准在祭山仪式上露面的。阿·格旺第一眼就认出穿着素色衣裳的阿·吉。她是可以穿雍容华贵的裘装的，她是月亮营地最富有的阿府的千金，又是邻居章代部落头人家的儿媳。她拥有谁也无法否认的资格。

阿·格旺走向他的继女。“你在祈祷什么？”

伏在地上的阿·吉抬起面庞。那是一张绝美的面庞。她的双手紧紧贴在两只膝盖上，她漂亮的眼睛望着继父，说：“我在祈求山神让战争走开。”

阿·格旺腆起肥胖的身躯，笑道：“我的女儿，战争离我们很远。你可以为你的母亲祈祷，或者为你的儿子。”

阿·吉定定地望着他：“你没有什么可祈祷的吗？”

阿·格旺回头朝山上看了一眼，山上的桑烟直直飘向空中，依稀能听见法师的龙鼓声和年轻男子们的吆喝声。阿·格旺闭着眼睛都能想见山上的情景。此时，人们已经捧起哈达，把各种果类、糖类、五谷、鲜花、日月馒头、绸缎等撒向高高的煨桑的火中，在法师的大声祈祷之后，今年的祭山煨桑仪式，正在六月灿烂的阳光卜结束。

“我已经老了。我所有的愿望都已经实现。我没有什么奢望啦！”

他说。目光重新转向继女时，阿·吉已把眼睛垂下。她没有再望着父亲，而是固执地说道：“战争已经开始了，阿爸，如果你还视而不见的话。”

阿·格旺不舒服地整理着衣服。这件水獭裘装是他的新婚礼服，新婚后的这个月，他一直穿在身上，他要穿它，就像穿着青春的年龄，就像穿着娜波的体温一样。

山上的桑烟被轻风带向山下。每个人的鼻孔里都洋溢着柏香的气息。这是喜庆祥和的气息。阿·格旺深深吸口气，“你不想知道今年是谁第一个插上口剑的吗？”

阿·吉凄然答道：“我知道那人是谁。可惜你的宝贝儿子文布巴又没有余地啦！”

他不是我的儿子吗？阿·格旺笑着，水晶石眼镜后面藏着的眼睛露出满意的笑意。这是个永远的秘密。这个秘密只有他自己知道。当然，还应该有一人。他年轻的时候爱过那个人，但是现在他们都老了，岁月能原谅一切过失。岁月能原谅他的一切过失。

阿·格旺的目光掠过伏地的妇女群，扫视一遍后有些失望。他已有很长时间没有见过她了。

有多久？他一时想不起来。但是她的容颜已在他的脑海里深深地烙下了痕迹。她曾是他的唯一，年轻的时候曾是。现在他却一时想不起来自己到底有多久没有见到她了。

阿·吉的身边伏着娜波。她一直静静地听着父女俩的谈话。

“那么你呢，你在祈祷什么？”阿·格旺朝向娜波，声音里带着重重的鼻音，仿佛在用嗓子眼儿说话。

娜波窈窕的身材裹在彩色织锦绸缎里，就像一朵插在山地里的野山菊，遍体透出淡淡的芬芳。她起身来到阿·格旺的身旁，妩媚地说道：“我祈求山神保佑您吉祥如意。”

阿·格旺朗声大笑起来。笑声在空旷的山谷回荡。“好！”他说。“好一个祈祷！”

娜波又道：“您回府上休息吧，山上太凉。要我陪您吗？”

“我还行。”阿·格旺固执地谢绝了娜波。

娜波重新跪到阿·吉的身边。两位三十岁女人的声音加入到周围妇女们众口一词的声音中，她们正在念叨山神的尊名：达日山神——达日山神——请保佑我们——

我该离开了。阿·格旺望着阿·吉和娜波匍匐下去的后背，长长的辫梢滑下肩膀，辫套上的珊瑚和松石发出细碎的声响。这是多好的声音呵，就像夜晚掠过月亮营地时的风声。

他早已听惯那样的风声。这是多年来的习惯，每当傍晚，他支起耳朵，身不由己地全神贯注起来，为的就是听到那种掠过时的细碎而动人心魂的声响。

山上传来男子们的吆喝声。阿·格旺极力地辨认着甲桑的声音。他是不爱出声的。但是阿·格旺似乎听到了他的声音。那是一声长长的、充满动感的呐喊。阿·格旺的嘴角又漾出笑意。谁能说杰出的甲桑不是三十年前同样杰出的自己的儿子呢？

阿·格旺带着这样的笑意走向山下。水晶石眼镜在如此炫人眼目的太阳光下分外适宜，他舒适地望着自己的道路，这条道路通向山下，通向自由的月亮营地。

阿·格旺的笑意从嘴角突然凝固。他看到一位年老的妇人正从他的视线中快步躲开。

“尼罗！”阿·格旺想都没想就喊住了她。

尼罗站住，转身望着他。她的头发已经灰白，稀疏的辫梢装在一只有着简单图案的朴素辫套里。她的脸庞已经没有了年轻时的红润，变得苍白无光，褐绿色

二 天葬的地方

甲桑从山上走下来。他总是在取下口剑后就立刻离开法师。他的荣耀在于自己的内心，而不在于同伴们众口一词的赞美。

他的背后充满了年轻人们争相在煨桑的香气中献给山神的赞美声。他知道这是一年中最美好、也最令他愉悦的时刻。他的内心里平静、柔和，眼前仿佛看得见十多年前那个初次上山的男孩，那个男孩由于激动，连缨穗帽顶上的口剑都插歪了。

好在他现在仍然感觉得到少年时的心跳，机灵的身体也仍然能使自己成为排在众人之前插上口剑的第一人。

他记不得自己最初祭祀神山时是什么模样了。那时，他还没有自己的乘马与猎枪，更谈不上是什么猎人。他只是个下套子的能手，他有一种选择地点的灵气，营地里别的少年是比不过他的。在他十六岁时，他已经积累了十七条水獭皮筒，都是用他套子里的猎物换取的，他开始积累水獭皮筒是想为母亲缝一件过冬的裘衣，可是从未穿过水獭皮裘的母亲却对他说：儿子，你是个男人啦，男人怎么能没有猎枪呢？

母亲的话使甲桑茅塞顿开。是呵，自己怎么能没有一杆猎枪呢？可是他在猎枪与裘衣之间无法取舍，他想到自己首先是儿子，其次才是男人。这样想着，甲桑便请人为母亲缝了一件水獭皮衣。母亲的感动是可想而知的。她说：“家里有个男人啦……”话是这么说，可是这件装饰着白褐色相间的水獭皮裘，母亲却总是舍不得穿在身上。

走向山下的甲桑取下红缨穗的高帽，从帽顶端详着两支小巧的铁剑。他摸摸双颊，那里没有留下任何穿刺过的痕迹。据说经过口剑穿刺后没有痕迹的人前世里只有德行，没有罪孽。可是甲桑仍然觉得自己没有幸福可言。

他想不出自己何时有了这种争夺名誉的想法。对他和他的家庭来说，或许这是唯一的办法吧。

甲桑听到后面有人在喊他的名字。只见营地里的纨绔子弟阿·文布巴带着一帮青年来到了他的身边。

阿·文布巴是营地里第一个拥有猎枪的青年，不过他背着猎枪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打猎，纯粹是为了炫耀。当阿·文布巴炫耀的姿态淹没了他周围年轻人们的自尊心时，大家开始怀疑他的胆量和勇气了。就在前不久，营地里有一位老头儿死去后天葬了，但营地里的人们纷纷传说他阴魂不散，专门抓取阳气正盛的年轻小伙子们的魂魄。这个传说越来越盛，以致营地里无人不晓，几乎所有的年轻人都被这一神秘的传说吸引。可是到底没有人敢于真正走到天葬过那个老头儿的地方去证实这种说法的荒唐。

现在，这帮青年们聚到甲桑的身边，话题又回到了那个天葬台。拥有猎枪的阿·文布巴显然在没有猎枪的男孩们中间高人一等，他是围坐成一圈的青年的中心，他那杆猎枪是众人眼里最高的神祇。

有一个年轻人突然说：“我敢打赌，这杆枪你用不了多久啦！”

阿·文布巴是不吃这一套的，他说：“除非你能到天葬台扎一顶帐篷后住上一夜，这杆枪我情愿送给你。”

阿·文布巴意气用事的这句话立刻使大家兴奋起来，这也正是甲桑有兴趣等待着的，但甲桑始终保持着沉默，他知道沉默之后的话语才是最有力量的。

那个年轻人继续发问：“你真么？”

阿·文布巴说：“当然，我什么时候说话不当真呢？！”

大家七嘴八舌起来：“阿·文布巴你从来说话不算数，上次我们赛马，你的玛瑙链子还不是送给姑娘了吗？”

没容阿·文布巴辩解，又一个开了口：“你想要他的小命吧，他可是个胆小鬼！”

最初提议的年轻人不甘落后，立刻回敬道：“说到胆小鬼，我看你敢上天葬台搭帐篷吗？如果你敢，我就敢承认我是胆小鬼。”

可是没有人愿意当面承认自己是胆小鬼，也没有人敢于应承自己能上天葬台扎帐篷。阿·文布巴得意极了，他开始仔细擦拭那杆猎枪，直到枪杆上擦出亮光才罢手。

甲桑慢悠悠地开口道：“阿·文布巴有猎枪也不敢上天葬台吗？”

阿·文布巴说：“你看看你，没枪的人才会说这种话，我就算把枪送给你，量你也不敢上去。”

甲桑说：“不如这样，我们用你的猎枪打个赌怎么样？猎枪让别人看管，我们二人各自上天葬台后扎帐篷睡一夜，第二天谁回来这杆枪就属于谁，怎么样？”

阿·文布巴说：“那个老头儿即使真要抓人也会选上你的。”

年轻人们已经被甲桑的提议搞得精神振奋，他们每个人都愿意成为阿·文布巴猎枪的暂时看管者和这场赌局的证明人，但是没有一个人相信沉默寡言的甲桑真会从阿·文布巴手中把猎枪赢走。

阿·文布巴早已骑虎难下。他紧紧攥着猎枪，两只眼睛却故作镇静地望着甲桑，这位对手，正对视着自己，他的眼神里是一种难以捉摸的神秘光芒。

阿·文布巴说：“就这么着吧，我看你输定啦！”

甲桑笑着点点头，说：“别忙着下结论，我们今晚就开始。”

阿·文布巴说：“今晚可别忘了带上锤子、绳子和木橛，你家没有的话，我可以借给你。”

大家讪笑起来。谁都知道甲桑是个穷光蛋，但他们却因为甲桑不苟言笑的尊严而非常尊敬他。阿·文布巴这样说纯粹是为了取乐而已。

这天子夜时分，年轻人们重新聚到营地中央，他们将开始实现白天的诺言。先是甲桑带着扎帐篷的用具离开大家，径直向天葬台走去。这样走需要两个多时辰，甲桑是走惯的，他不厌烦这种走法。

甲桑走后一段时间，阿·文布巴也准备好了，他把猎枪交给中间人，还特别嘱咐他要小心看管好，这才带着精致的用具上了山。

天葬台和营地有一定的距离，甲桑和阿·文布巴扎帐篷的地点各在山坡的两面，按照约定，他们在扎好帐篷后还得住上一夜，第二天天亮后才能返回营地。

甲桑走得快，他对这一片地方很熟悉。

阿·文布巴走到山脚时已经在大口地喘粗气了，他是骑惯马的，父亲从未对他有什么特别的管教，但是他是阿家的独苗，每次出门上路，马是必须的。可是这次却不同，他一个人走了这么久，还带着锤子、木橛、绳子和篷布，简直累得要死。周围黑黝黝的一片，阿·文布巴对自己说：“没什么要紧，只不过一夜嘛……”

但他渐渐开始有些害怕了，这样一个人，这还是第一次。那个老头儿，可千万别对今晚产生什么兴趣呵，上天保佑……

阿·文布巴终于找到一片较平整的地方，那里有白天支好的木桩。他一下子就把身上背着的东西卸下来，一口气没换就干开了，他先是褪下两只袖子，把它们紧紧地绾在腰后。这种情况对阿·文布巴来说是不多的，他的生活不需要他如此卖力气。可是今天不同，为了男子汉的尊严，他只能依靠自己的胆量和勇气，才能赢得同伴们的尊敬。阿·文布巴开始把篷布铺开，整整齐齐搭上木桩，这是第一道技术活，如果不整齐，下面的绳子和木橛子就无法正常运作。阿·文布巴搭好篷布后，立刻着手系牢绳子。

绳子的一头系在篷布上，另一头则要系到木橛上后钉进草地里。当天上的繁星开始明亮起来的时候，阿·文布巴已经钉了二七一十四根木橛了。他一边干一边信心十足：瞧，这里并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事情。这会儿，他倒真的希望有点什么意外的事情发生呢，否则回到营地后怎么才能向大家炫耀这次辉煌的成绩呢？

阿·文布巴已经在钉最后一根木橛了。木橛大约有半尺长，上粗下细，阿·文布巴要把细的那头钉进草地里。这时，木橛突然从细的那头裂开了一道缝，阿·文布巴发现后，蹲下来，捏一些土填到裂缝里去。就在他蹲下来的时候，他结在身后的双袖松开了。他并没有在意，干活时袖子松开是常有的事。他一心一意地把最后的木橛子钉进了草地中。

好，他的所有工作都做完了。阿·文布巴把锤子扔进已经巍然屹立在山坡上的帐篷里。所有的绳子和木橛都各得其所，这正是他期望的。一切尽如人意，很好。

干完活的阿·文布巴站起来，拍拍双手，转过身，准备进入帐篷过夜。就在他转身的时候，突然惊骇地张大了嘴巴，他的一只松开在身后的袖子被人捉住了！

阿·文布巴开始抖瑟，他的双手不知该怎么放，他的手里空无一物，没有任何防身武器，腰刀虽然近在咫尺，可是他竟然没有勇气抓在手里。

这下糟啦！

阿·文布巴惊呼着，他试着拽了拽袖子，根本拽不动。他越拽，捉着他袖子的力量就越大。阿·文布巴吓得简直要昏过去，可是拽着他袖子的人似乎没有丝毫放他走的意思。

山风起了。后半夜的山风呼啸而来，又冷又利。夜风开始仿佛像一个女子的轻声哭泣，到后来就变得凄厉而暴虐，在阿·文布巴听来，简直就是发怒的洪水猛兽。

阿·文布巴从最初的惊吓中清醒过来，他连回头看一眼的勇气也失去了。他的身体斜立着，试图从被捉的境地中解救自己。可是一切努力都是白费，那个捉住他的人既不说话，也不放手。

阿·文布巴开始运用他的智慧了。他是个聪明人，不能如此无视自己艰难的处境。于是，阿·文布巴对那个捉着自己袖子的人说：“求求你啦，放我走吧，明天我请人为你念经还不行么？”

阿·文布巴已经断然相信那个捉住他袖子的人就是白天伙伴们说到的老头儿，也正是他此行试胆气的目的所在。这个老头儿，他到底要干什么？

阿·文布巴想到那个老头儿是个独身一生的人，他离开阳世时连个念经的人都没有，阿·文布巴自以为忽然明白老头儿之所以离不开营地是因为没有儿子为他请喇嘛念经超度。

阿·文布巴一心以为会听到捉住他的老头儿的声音，他想那声音一定够他受的，他做好了接受任何惨人声音的准备。可是老头儿不说话，老头儿越不说话，阿·文布巴就越害怕。他这才发现声音这东西在没有发出来之前才具有最大的威慑力量。

阿·文布巴再一次绝望地哀求道：“求求你啦……”

阿·文布巴一边说，一边又把身体往前拽拽。跟先前一样，他没有挣脱一丝一毫，他的裘衣袖子仍然紧紧攥在那人的手里，他的腰带都因过度的拉拽而扭歪了。

山上孤零零的一顶帐篷边，阿·文布巴就这样徒劳地哀求着，被拽住的袖子使他陷入绝境，没人能帮上忙，他自己早就吓破了胆，除了哀求，他一点办法也没有。

渐渐地，阿·文布巴骨子里的蛮劲复苏了。他想与其这样耗下去，不如拼死一战。他偷偷握住了早就该握住的腰刀，当右手紧紧握住腰刀后，力量就回到了身上。他大喝一声，回身砍去。一下，扑空了。阿·文布巴大声喝道：“你这个糟老头儿，看我收拾你！”

阿·文布巴又挥刀一砍，这下又扑了个空。他惊讶四顾，发现四周根本没有人，连个鬼影也未见到，可是捉住他袖子的那只无形大手仍然没有松开。这次惊吓可不小，阿·文布巴已经被无处不在的老头儿吓得够呛，他惊叫一声，随即倒下……